

灯下书

石猪槽

周国忠 文

猪槽,是给猪放料喂料的器物,以前农家都有。有石质的,木质的,后来也有水泥浇制的,大多为长方形状。而石质猪槽中,又有青石、黄石甚至金山石等不同种类。它们,都来自深山,是石匠的作品。

我家那只黄石质地的猪槽,是搬迁时带来的旧物。它高19厘米,长65厘米,宽30厘米,内里净深12厘米。呈淡黄色,其间还夹杂一些星星点点的褐色颗粒。猪槽内外,看似总体平整,却也是斜纹、竖纹、横纹纵横交叉,坑坑洼洼有丘壑。可以想象,石匠当初是尊重石性,顺着石头的纹理、肌理走向而雕凿的。我用清水一遍遍清洗石猪槽,甚至用钢丝板刷,反复清理它内外积淀的垢物,尤其是粘牢在石缝中的板结物。清洗过程中,不乏胡思乱想:想起了茅屋、猪圈、青草、水草和割草;想起了稻糠、山芋藤和泛黄的白菜帮、青菜帮;想起了与农业紧密相关的许多事;也想起曾有多少头猪,先后在这只石槽里吃糠咽草后,走向集市走向屠宰场,成了人们的食物和祭品,却从未赢得丝毫尊重和感念,反而被轻蔑和嘲讽:笨猪,蠢猪,死猪;还想到,与文人治印截然不同的石匠,一手榔头一手凿,锤落凿进,凿进石溅,“咣当”作响大汗冒,那种铁石搏击发出的粗砺响动,回荡在旷远的山林,才是真正的金石之声。进而想到,锤凿与石头同宗同源,如此相搏,犹如豆萁燃豆,全然是被人利用和挟制了。

我将洗净后的石猪槽,置于客厅的东南角,以槽代池,放入了五条金鱼。它们很开心,仿佛早已认识石猪槽,悠游其间:一会儿默默静伏,一会儿摇曳逶迤,一会儿追逐戏嬉,一会儿用小嘴啄石缝,似乎想从年老的缝中捕捉远古的佳肴,模样很专注,很可爱,也很灵敏。只是它们很贪吃,每当喂食时,总会将小嘴巴翘出水面,吧嗒吧嗒等撒料。食料入水,它们便争先恐后,一口一个准,须臾间便已吃了个饱,池内水泡迭起,波纹涟涟,一派热闹景象。它们也擅拉,不足一个礼拜,水便有

忆林

洋槐蜜

罗新方 文

洋槐花开时节,姐姐寄来了洋槐蜜。姐姐说:“你小时候经常咳嗽,一咳嗽,妈妈就给你煮蜂蜜茶,喝喝就好。新冠肺炎很可怕,要多加小心,多喝喝蜂蜜水,润肺!”

我在家里排行老四,有三个姐姐,我是最小的,又是男孩子,母亲特宝贝。越宝贝,越容易生病,感冒发热,头疼咳嗽,似乎是常事。我一生病,母亲就吓破了胆似的,背着我东奔西走看医生。有一次,一位老中医说,经常给孩子喝蜂蜜,一咳嗽,就给他煮蜂蜜茶喝。母亲记住了,家里再苦再穷,也不能少了蜂蜜。甜甜的、香香的蜂蜜水,加上母亲的精心呵护,我的身体强壮了起来,我和邻居的孩子们一起疯玩,疯长。

我们村子临河,河边滩涂长满了洋槐树,大片的洋槐林成了我们的乐园。春天在洋槐林里割草,伸手就可以吃到甜甜的洋槐花,洋槐花一串一串挂满枝头,小伙伴们比赛着,将下一串串洋槐花,一篮子一篮子往家里背,煮着吃,蒸着吃,吃不完的,煮熟了,晒干了,留着慢慢吃,缺粮少米年月,洋槐花救了很多人的命。

夏天,在洋槐树下乘凉,密密麻麻的洋槐树叶重重叠叠,河面的清风轻抚着树叶,阳光只能星星点点地漏下来,一

片羽

生态园里白鹭飞

王金大 文

泮涓,一个与水有关的地方,是宜兴西氿最西端的村庄。徐悲鸿父亲徐达章老先生荆溪十景图中的“泮涓雪蓑”,就是以泮涓村东雪蓑禅寺为背景的。雪蓑禅寺旁,建了个文浩生态园,优雅的环境成了“鹭鸟的天堂”。

通往村子的乡道两旁沃野良田,麦子已经收割完毕,拖拉机犁翻的麦田里,泥土散发出芳香,一群白鹭悠然自得地迈脚步,在麦田沟渠和犁翻的泥土里觅食。微风轻送,白鹭不时张开长而尖的铁色喙,东啄一下,西啄一下。我仔细观察,有只白鹭,叼起一条黄鳝,左顾右盼,展开长翅,收起长腿,向东飞去。

生态园内树木繁茂,绿油油的桑田里,桑椹采摘已近尾声,黑黝黝的桑椹落了一地,野鸡在桑田里发出了“咯咯”的叫声。穿过桑田,是大片待售的绿化树,层层叠叠的树叶遮住了天空,挡住了阳光。

在树林中行走,地上落满了灰白的鸟粪,洁白的羽毛、浅褐的蛋壳,连树干也被鸟粪染成了灰白色。树上是密密麻麻、数不胜数的鸟窝。鹭鸟在上空飞来飞去,发出“噢噢”的鸣叫。

树上,羽翼未丰的小白鹭在巢边扇动翅膀扑腾。一只小鹭鸟立足未稳,从树上掉到树下,不知所措地东张西望。顾不得头顶随时会掉下腥臭的鸟粪,跑进树林去看小鹭鸟有没有摔伤。小家伙并不领情,见我过去,拼命地扑腾翅膀,摇摇晃晃地向前奔跑,跑不动了,就蜷缩在地上,发出颤抖的哀鸣。不帮它一把,它不仅无法返回到自己的窝巢,还会成为食肉动物的美餐。管理人员小心翼翼地捧起小白鹭,轻轻地把它送回了自己的“家”。

令我惊叹的是,几乎每棵树上的枝丫间,都有枯枝搭建的鸟巢,密密匝匝。巢里一般两到三只小鹭鸟,有的刚出壳不久,肉身一团;有的已经长出绒灰色的羽毛,一声不响地在窝里呆着;有的虽已近成鸟,但还没有胆量展翅翱翔,只是在

窝边上拍打翅膀,练习飞翔。也许是我的出现,鹭爸鹭妈在上空扑棱着翅膀嘶叫,摆出为保护儿女而不惜一战的模样。有只窝里,小鹭鸟身边躺着一条足有半斤重的鱼。

白鹭繁衍期是生态园观赏鹭鸟的最佳时期,过了繁衍期,白鹭家族会去寻找更适合它们生活的地方。我登上生态园办公楼眺望,出去觅食的鹭鸟,扇动翅膀由低向高,由近往远,向着认定的方向飞去。捕食归来的鹭鸟,划着优美的弧线,从远方飞来,离巢一两百米时,平展双翅,伸直双脚,优美地回旋、滑行,然后轻盈地落在树上的巢旁,把嘴里叼着的食物放到巢里。这些食物有小鱼、小虾、泥鳅、蚯蚓、黄鳝……

这么多白鹭聚集在一起,在同一片树林里安家,孵化出这么多小鹭鸟,还是第一次见到。白鹭,体形高大,嘴长、腿长、颈长,体态优雅。脚趾呈半蹼,适于涉水觅食。鹭科中有白鹭、苍鹭、池鹭、牛背鹭之分。在生态园筑巢哺育后代的鹭鸟,除了白鹭,还有灰色的苍鹭,至于有没有池鹭、牛背鹭等,分辨不清了。

白鹭最富灵性,也最擅长“择优而栖”。泮涓村周围,河网密布,东边是水波浩渺的西氿,南面是钟张运河,西面河荡纵横交错,稻田密布,北面是宜溧运河。这几年,政府重视生态环境保护,水产养殖快速发展,给鹭鸟提供了丰富的食物。生态园位置优越,环境优良,员工爱鸟、护鸟意识强,是鹭鸟栖息和繁殖后代的理想场所。

听生态园老板说:“苗木过剩,价格也一落千丈,生态园处于亏本状态,要维持下去,得靠其他产业赚钱弥补。”我突发奇想:如果把文浩生态园打造成集科普教育、生态旅游、摄影写生、休闲养生,既是人的乐园又是鹭鸟家园的生态旅游乐园,让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,不仅能够维护生态园的生存,还可以反哺鸟类的保护,造成人鸟共存的喜庆场面,这样会给泮涓点染更多的缤纷色彩。



夏天的记忆

摄影 穆平